



## 中欧社会论坛第三届双年会欧盟筹备会报告

### 移民子女的教育及该教育在社会融合中扮演的角色问题 (T14g)

### 以及农村外来务工群体问题 (T23a)

在 CEPAIM, 西班牙 EAPN 以及中欧论坛欧洲总部的鼎力合作下, 该筹备会于 2010 年 1 月 29、30 日在马德里举行。会议本着中欧论坛的目的与宗旨, 中国与欧洲社会开展了充分的对话和交流。中欧论坛第三届双年会将于 2010 年 7 月 15 日在中国分两阶段举行, 先是分组讨论, 之后召开全体大会。

6 个欧盟国家的 13 名与会代表已出席了此次筹备会。出席人员名单详见报告附页

## I) 合作方介绍

### 1. CEPAIM

CEPAIM 是一个面向所有公民的接待中心, 目前有 21 个办公点, 分布在西班牙各个地区。其工作范围包括: 接待移民, 帮助移民融入工作环境, 协调文化间差异, 解决企业内部分歧, 调解家庭内部矛盾, 确保企业内部男女机会均等甚至帮助企业实施内部管理。

CEPAIM 的活动涵盖多个方面: 培训, 举办研讨会, 调解等等。CEPAIM 的活动得到了一些公共基金及个人资金的资助。该团队队员来自世界各地, 青春有活力; CEPAIM 网络包括欧洲消灭贫穷网(近几年该网络发展势头很猛)、一些人道主义组织、男女平等委员会以及城市移民委员会; 此外该中心还与一些大学建立了对话关系。

CEPAIM 的成功体现在多个方面: 社会责任化, 参与领域, 自主领域, 建立的网络, 协调能力等等。然而它同样也面临一些困难比如: 无法给某些移民提供居留证, 经济上的危机以及制度及社会排斥等问题

更多信息详见 Cepaim 网站: [www.cepaim.org](http://www.cepaim.org).

### 2. EAPN (欧洲消灭贫穷网)

欧洲消除贫困及反社会排斥网是欧盟成员国内部反对贫困及社会排斥的团体与协会组成的网络。EAPN 成员是消灭贫穷的国家网同时也是消灭贫穷与社会排斥为首要任务的欧洲组织网。EAPN 由 25 个国家网络构成, 集中了欧盟每个成员国内的反贫穷与社会排斥的团体与协会。在反社会排斥的欧洲战略上, 欧洲消灭贫穷网是欧盟机构主要对话方之一, 它试图把消灭贫困和社会排斥变成所有政治团体的首要任务。其主要活动包括: 集中所有在工作中能接触到遭遇贫穷及社会排斥的人口的团体, 并对他们的的活动及实施的政策进行分析, 向欧共体机构提出建议。鉴于目前其网页已经成为欧洲消灭贫穷及社会排斥的参照系, EAPN 还可以利用它的网页向人们提供相关信息, 组织工作小组并召开跨国研讨会, 在成员之间建立伙伴关系。最后, 它还负责组织面向会员的培训, 教授如何建立网络; 介绍并解释欧洲相关政策。

详细信息请咨询 EAPN 网站: [www.eapn.org](http://www.eapn.org).

## II)筹备会的总体框架

### 1. 背景及目标

中欧社会论坛是中欧社会之间会面，对话及交流的场所。第一届双年会议于2005年在中国举行，主题为分享欧盟建设经验。第二届双年会议于2007年在欧洲举行，第三届将于2010年7月在中国举行。自2007年以来，不同工作小组就已经成立。今年，分布在中国各地的50个讨论小组将在香港召开的集体大会上齐聚一堂。其中两个移民问题讨论小组将分别就目前在欧洲备受关注的两大问题展开讨论：即移民子女的教育问题及农村农民工问题。

自2008年秋塞布鲁克第二届双年会筹备会召开之日起，Celine Duont 及 Bruno René-Bazin 就一直与中欧论坛欧洲团队保持着密切联系。此后，这两讨论小组分别取得很大发展。2009年7月，在巴黎举行的中欧工人代表会议上，Céline, Bruno 及 Isabelle Eiriz 成功与中国合作方取得了联系并进行了对话。

该会议的短期目标是找出欧洲方面在这些问题上的观点，和中国合作方展开更好地交流。长期目标则是找出建立欧洲意识进而建立一个中欧工作团队。

### 2. 马德里会议议程生成的5个主题

- 欧洲移民的状况
- 欧洲社会关注移民的主要机构的活动
- 接纳移民的推广活动
- “移民参与”的方法论
- 中欧之间达成的共识

在马德里会议上得出的这五个讨论主题实际上来自于之前召开的会议。2009年7月 Céline, Bruno 及 Isabelle 在与中国合作方持续讨论了3天。他们讨论的主题正是上面提到的这些议题

## III) 5个议题的相关讨论

2010年7月前举行的有关移民子女教育问题的小组讨论会认为，要想取得进展，关键就得欧洲的情况做实地的考察，以便在与中国合作方讨论的时候能够做到更加深入。

至于外来务工讨论小组；“外来务工人员”如何定义，这一点非常重要。在欧洲，它主要是指外国移民现象，而中国的外来务工人员首先是指国内的迁徙运动，而中国国内的外国移民的范围则更小，主要是指在中国南部地区的非洲移民。因此欧洲和中国的迁徙运动不是一回事。

问题就在于决定用何种方式更好地分享各自的经验：如如何保护外来无工人员的权利；确保他们在原产地及工作所在地的权利；以及中欧双方都特别关注的工会权利等等……

在中国即将举办的小组见面会上，此类讨论将会非常有意思如：迁徙是怎么进行的，移民是怎么来到欧洲的，这些迁徙者碰到的问题以及支持这些移民的机构碰到的问题，日常经验，一些已经成功的或失败的行动等等。

在欧洲，移民政策主要还是由各个成员国制定，因此，国家的方案非常重要。而研究欧盟对于这些国家政策及其实践的影响，特别是这些国家如何落实贯彻执行的欧盟指示，这类研究同样非常值得关注。在中国，情况与欧洲不大一样，但我们可以找出两级结构：国家级别与地方级别，前者为政策制定者，后者为政策落实者。

## 1. 欧洲移民情况：实地情况

- 英国

### 委员会呈给政府的报告摘要

三分之一的工作移民是十年前来的，这些移民往往是高校毕业，其中大约5%的移民在工作能力上比本国的工人更强，但他们往往从事着低于他们实际工作能力的工作。虽说这种趋势近年来有所变化，目前移民中的大多数都住在伦敦。但至于能否就业及干什么行业，那就要看他们是哪国移民。不过，就移民的工资而言，虽然和本国工人的工资还存在一段距离，但随着他们语言能力的提高，他们的工资也会相应得到提高。

### “公民咨询办公室”发布的报告

47个中心都参与了在农村地区进行的调查研究

最终找出了一系列有关移民的权益保护方面或者来自雇佣方的歧视方面的案例。事实上，现在就移民问题有很多错误的观点，而在这些错误观点的背后，媒体起到很大的推波助澜的作用。

这一报告还提到了两点：一方面，移民的收入要低于最低工资保障，另一方面，一旦遇到挑衅行为，他们一般不选择报警。

### 研究结果

现在移民群体和过去不同，现在这一群体越来越受到人们的关注。虽说中国农民工的活动并没有得到凸显，但比起以往，已经得到很大的改善了。最近在中国还出现了一个为外来务工人员维权的团体，它们会组织一些与政府的见面会，就像一些印度团体一样与政府展开面对面的交流。

### 移民及及移民子女的生活状况

#### 移民孩子的教育问题

英国政府是联合国1989年儿童权利公约的签署国，但就控制移民的问题上仍有所保留。

滞留儿童：由儿童保护协会“总视察员”提供的三份官方报告表明一些寻求庇护的儿童的情况让人堪忧。其中的一份报告特别就移民滞留中心的被关儿童的生存状态提出了质疑。新入境的、遣送途中的以及寻求避难的孤儿被安排在临时搭建的简陋设施里。目前这些儿童的容置归当地政府接管。这些小孩很可能会在极其恶劣的避难所被关上几个小时甚至一整天。据报告显示，很多儿童甚至被关28天之久。

#### 无居留证儿童：

无拘留证的移民包括他们的子女的滞留问题已经成为众多欧盟国家面临的重大问题。因为政府没能解决年满18岁、无居留证的年轻移民的安置问题，这些移民中的一小部分人便成为非法偷渡移民。他们必

须面对着贫穷及社会排斥。就像一些非政府组织所提到的，这种安全感与稳定感的缺失以及对于滞留与排斥的担忧，严重影响着这一脆弱群体的生存状态，危害着他们的精神健康，而且还阻止他们接受正规的教育，因为这些无居留证的移民子女尽管享有一定的教育权，但一旦他们成年，他们就无权接受高等教育，也很难找到工作。

一些有效的实践：在英国，支持无居留证移民的非政府组织制定了一些学习方案与学习计划。他们建议的方式很多：比如借助额外资助、特别动员、成立家庭学习俱乐部，组织一些年轻人的活动，动员公众积极参与等等……

## 就业情况

一份以反映英国移民情况为主题的 Home Office 杂志公布了一份 1979-2000 年间英国劳动市场的报告，这一报告给出了与上面相近的结论：

三分之一的外来务工人员是在近十年内来到的。上个世纪下半叶新到移民的组成情况发生了很大的变化。相当大一部分移民来自于欧盟成员国，还有一些来自非欧盟成员国，这些移民大部分年龄较轻。总体而言，该移民团体都接受过良好的教育。2000 年，移民中受过教育的比率要英国当地工人高 5%。然而，这种比例具体多少要视来源国的不同有所不同。大部分移民都聚集在首都。这些在私营行业工作的移民大部分都集中在几大区域。二分之一的移民都活跃在销售业，旅馆业及饮食业（而这些行业中英国本土土长的工人只占 1/6）。语言水平很大程度上和移民是否受聘及工资待遇紧密相连。甚至那些在少数民族地区出生的英国人比起其他白种人在就业市场上被录取的可能性要低得多。

- 匈牙利

## 总体形势

比起其他欧盟国家，移民在匈牙利所占比例不大。这种情况和中东欧或者其他的斯堪的纳维亚国家情况类似。另外，十年来，活跃的迁徙运动逐渐平稳下来。

上世纪 80 年代以前，主要是匈牙利人向外迁徙的运动。当然也存在向内迁徙运动，但这些向内迁徙的运动大多出于一些私人原因或者是从希腊或智利过来的难民，以及此后的来自罗马尼亚或前南斯拉夫（民族迁徙）的斯卡夫人，自 1990 年底，难民的涌入相对变少，因家庭或经济原因涌入的难民不断增加。这种形势与其他的欧洲国家很相近。

鉴于这些难民的涌入，匈牙利的移民政策比较人道。在司法层面，1994 年第一部有关移民的法律出台，并且其移民管理体系自匈牙利加入欧盟的过程起得到了相当大的发展。匈牙利的移民政策比较严格，并且有一套筛选体系。而且一旦移民进入就业市场，即使他各方面条件都不错的，但想得到一份工作却不是件容易的事。

## 相关数据

匈牙利大约有 1000 万人口，其中 38 万是移民的后代。21,6 万有三个月以上的居留证并且每年移民总数大约为 16000 人。

其中相当大一部分移民来自于欧盟国家，在这些移民中间，很多都是匈牙利人，特别是来自一些周边国家如俄罗斯，乌克兰及塞尔维亚的匈牙利人。虽说在匈牙利的移民主要是来自欧洲地区，但在那的中国移民的数量也是相当可观的。

最后，在匈牙利有来自 175 个不同国家的移民，而移民中的 40%住在布达佩斯。

## 其他补充结果

移民可能拥有比本地工人还要高的教育水平，但受教育的移民子女的数量还是不多。

### - 西班牙

经移民工作部许可，一条有关移民的法律促进了“移民社会融合全国论坛”的成立。该论坛发布了一个报告。这一报告目前成了西班牙移民融入战略的基础。

卡塔卢尼亚的案例和国家其他地区有所不同，周边地区接纳的移民要比中心地区的移民要多得多。但总体而言在西班牙，整个形势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不管是从移民人数上还是移民来源国数量上都出现了持续快速的的增长。目前西班牙分布着很多国家的移民，特别是来自于拉丁美洲，摩洛哥及黑非洲的移民。

同样，在学校里，移民儿童来自世界各地，一年中在教室里看见 20 或 25 个不同国籍的学生并不少见。

市政府出台了新做法：人们开设了 6 个月的、专门帮助移民儿童更快融入学校的特殊课程。移民只要 在市政府服务部门登记就可以享有健康及教育权。

至于安达卢西亚的情况，我们已经安排了一个移民论坛。此论坛有众多人的参与，有公共行政机构，无政府组织，工会及雇员。在一些相关集团的压力下，论坛最终通过了一项提案：即 16 岁以上儿童，人人享有受教育权，甚至是那些没有居留证的移民。

现在，对安达尼西亚移民形势起决定性作用的重要因素之一是西班牙高达 25%的失业率以及由此引起的本地工人和移民人口之间的紧张局势。

## 安达尼西亚地区的移民人口数量

### - 持有官方居留证的人数

2009	Total	Régimen General	Régimen Comunitario
<b>TOTAL</b>	<b>4.791.232</b>	<b>2.562.032</b>	<b>2.229.200</b>
<b>ANDALUCÍA</b>	<b>597.243</b>	<b>258.587</b>	<b>338.656</b>
Almería	134.865	69.917	64.948
Cádiz	40.720	16.174	24.546
Córdoba	24.515	9.274	15.241
Granada	64.596	27.318	37.278
Huelva	39.702	14.499	25.203
Jaén	21.211	12.741	8.470
Málaga	201.385	74.526	126.859
Sevilla	70.249	34.138	36.111

- 外国人中持有官方居留证的人数

Andalucía	Número
MTI	597.243
Padrón	675.180
Diferencia	<b>77.937</b>

- 瑞士

瑞士联邦有着特殊的国情，它拥有四种国家语言，并且是众多国际机构所在地。

至于移民潮：直至19世纪，瑞士一直都是一个向外移民国家。因此瑞士曾按照配额的方法雇佣了一批周边国家的移民。那个时候有很多男性季节性工人来瑞士工作。

1964-1990年期间，瑞士的大门开始向前共产主义国家敞开，在这一段时间之后，这些移民潮开始呈现多样化。现在有150万来自世界各地的移民在瑞士生活，相当于总人口的20%。和其他欧洲国家相比，这个比例相当高。然而要想获得瑞士国籍还是比较难，因为瑞士准入政策非常严格。瑞士存在两种类型居留证：许可证B以及许可证C当然还存在其他各类名目不同的许可证。因此移民问题比较复杂，这就导致想要在瑞士建立一个少数群体意识变得不可能。

在瑞士的移民潮中，我们注意到两大趋势：一是妇女及儿童的大量涌入（举家迁徙），二是工作移民数量增加，移民群体出现年轻化且受教育程度不高，另外其中84%的移民来自欧洲。寻求避难的人数只占总移民人数的5%。

移民子女的教育权在不同的地区有着不同的规定。这里同样有专门为外来移民开设的班级。和加泰隆地区一样，这一举措取得了很好的成效，瑞士还成立了很多语言强化班以及一些用移民母语讲授的课程。（详见：PISA调查）

最后，我们要强调一点：即瑞士是一个个人主义盛行的社会，在这里自杀率及吸毒率很高。与瑞士本地人相比，一些移民团体融入情况反倒更好。

- 意大利

对意大利而言，移民现实始于30年前。在过去的20年里，意大利的移民政策发生了很大的变化。现在意大利人口总数中外国移民约占13%。最近，因其调整了移民政策而导致了一些骚乱的发生。瑞士总理宣布这些犯罪行为是由移民现象导致的，所以应该对移民现象严加控制。不过这一政策具体如何规定要视不同国家的情况而定。

意大利巴奇与巴尼奥洛（都灵周边）城市里的中国移民人口研究。

这个地区因其采石业而有名，因此拥有大量的移民。在巴奇与巴尼奥洛，中国籍移民源自上世纪90年代，其中80%的移民来自浙江。他们几乎都持有当地居留证，在工作上融入情况很好，但社会层面的融入却显得有些艰难。出于家庭结构的原因（父母权威不再），他们的子女完成学业的人数并不多。

以上这两个城市只是个案，我们想要研究的主要是城市里中国移民而不是乡村地区的移民。事实上，

在意大利的中国移民中，大部分都在意大利企业里任职而非自创业领域。

在意大利，大部分中国移民都来自两个地区：湖南及浙江。鉴于此，创办于1983年的COSPE基金会，一个与意大利众多机构有合作关系，主要关注移民的教育、语言培训等的基金会。他们专门来到中国，就湖南和浙江两省的情况进行了实地考察。

#### - 法国

法国一直以来就是个移民国家。自1974年以来，工作移民官方已经宣布中止（但实际上并没能完全禁止）。自那以后，家庭重聚和避难移民比例增加。这些移民大都来自北非，下撒哈拉沙漠非洲的移民以及当然还有中国籍移民，他们总数达到20万。

#### 工作移民政策

2007年夏天，雇主被告知必须提供外国雇员的证件才有权雇佣，这就造成了很多移民因此被解聘。同年11月20日，一项新的法律通过，允许为某些急需劳动力的行业发放临时居留证。但所谓的急需劳动力的行业其实是指欧洲急需的高技术含量的工作。这种有选择的移民政策让这些发展中国家非常头疼。因为占移民总数6%至7%的移民大多集中在建筑、保洁、服装、餐饮等行业；他们中间大部分是无技术含量的，要想获得居留证绝非易事。

#### 移民权利认可政策

对移民权利的认可关系到三个问题：选举期间移民政策的工具化问题、国家主权问题以及经济问题。

然而我们可以观察到一些变化，历史上第一次，6000多名无证移民举行罢工，而且第一次得到了工会领导及中小型企业雇主的支持。罢工的目地：要求对以上政策作出调整。

值得高兴的是，法国社会目前已经对这一调整了。

#### 在法国的移民子女的状况

目前，在法国已经为移民子女开设了一些专门的课程，包括一些法语课及正规课程。孩子们融入情况较好，但这些孩子的父母通常是无证移民，所以他们既无法享受社会福利又无权租到房子。而且这些孩子在他们成年后大都不能获得居留证。即使他们获得了中等教育文凭，他们还是不能进入大学学习。

目前，民间社会也行动起来了（比如移民父母与学校教师建立了一个很活跃的组织，即无国界教育网络）为了让移民子女拥有最起码的学生证。

2001年以来，移民权利的认可政策变得越来越苛刻。随着教学地图的中止使用，我们会发现一些教学机构出现了隔离现象。法国父母有权选择把自己的孩子放在哪个学校学习（他们往往会尽量避免把自己的孩子放在移民子女较多的学校就读）。

#### 欧洲层面

欧洲航空局已经通过了CROCUS计划，该计划主要在欧盟国家范围内实施。目的是为了建立一个集授课、介质或在线翻译的多语言平台，目的是让分开两地的家庭能通过卫星借交流工具，拉近彼此间的距离。

欧洲社会里参与捍卫移民权利的主体有：政府、企业、社团、个人等

移民社团及国家协会到底扮演何种角色？是给当选者施加压力的集团吗？如果是，那儿民间社会组织到底能施加怎样的压力？

- 西班牙

西班牙移民社团本身就是压力集团。它们和无政府组织相连，是当地选举的一支重要力量。相比之下，工会反而不起什么作用。虽说在卡塔鲁尼亚之外的地区，移民社团的影响力有限。但在地方上也存在一些为移民争取选举权的运动。安达卢西亚 ACOJE 就一直在司法方面为移民的权利而奋斗，从这一点可以看出这些民间组织的角色转变：他们已经脱离原初的给移民提供援助的简单模式而进入到维权阶段了。

- 瑞士

瑞士没有非政府组织传统，但却存在很多互助行为。近年来，瑞士政府设立了越来越多的限制条件，限制一些捍卫外省或外州的移民权利的社团进入瑞士境内。而事实上，在瑞士的移民们本身也对这些民间社团信心不足。

- 英国

过去这些年，为了满足外来工人的需求、捍卫他们的权利，在英国多个地区都出台了一系列的资助计划。许多民间组织，连同教堂或者宗教组织都为支持外来务工人员做出了不懈的努力。人们发动了一系列运动为的是解决无证移民的拘留问题。由伦敦公民基金会发起的“公民运动中的外国人”，一个由民间社会及宗教机构组织起来的财团，就是支援社会边缘的移民权利的民间行动之一。而为了支援一部分移民在苏格兰遇见的困难及所遭受的压榨而成立的苏格兰移民网及其该网络近些年的发展则是另一个有力的证明。

- 欧盟层面

一些孤立的、分散的社团对于公共权力机构而言是很有用的，因为这些社团可以让这些机构表现出良知的一面，但却不能成为切实有力的支持。

民族主义政治党派数量的急剧增加对于移民社团来说无疑是个威胁。为了保持影响力，这些移民社团必须联合起来，就这一点而言，欧洲南部及西部表现不错，相比之下东欧方面形势不是很好。那里的民间社团必须仰仗那些在欧盟委员会占一席之地的、能够向欧盟议会反映心声的社团。

自 2009 年起，欧盟融合论坛成立。这是由欧盟委员会管理下的一个无政府组织平台，它与各个欧盟成员国的代表都建立了联系。在移民领域，最有发言权的当属欧洲消灭贫穷网、移民智囊团（布鲁塞尔智库）、BICOM（无证移民服务机构）——反对种族主义机构……在欧盟经济社会理事会层面，它们已经与欧盟工会联邦取得了联系。

除此之外，移民社团还可以通过国家或地方内阁委员会的途径施加压力。

## 2. 如何在外来移民与当地居民之间建立和谐的关系。

与欧洲相比，这一问题对中国而言似乎更加关键。因为在欧洲，这两个群体的之间的融合已经有很长一段历史。

就如何在两群体之间建立和谐关系的问题上，最重要的一点是如何划定权利与义务问题。我们很清楚



一点，只有当权利得到尊重的时候，我们才会讨论义务的存在；这也就是说只有明确权利和义务，建立彼此间的和谐关系才存在可能。

2002至2007年期间，欧盟通过了一个跨国调查计划，专门就欧盟一些国家农村地区移民融合实践经验进行了研究，该计划得到了DG教育资助。调查范围：公共领域、就业、住房、语言学习、公共部门准入以及文化调解。调查的关键在于如何在当地农村群体（往往是老年人，鳏寡孤独者）以及移民群体（家庭式）之间建立“双赢”模式。在对欧盟七国的实践进行了一番调查之后，我们认为必须特别关注妇女与鳏寡孤独者。

## 相关意见

—必须取得与媒体的合作。

—组织当地居民与移民的碰面：一方面为了减少居民的担忧并且更好地向他们解释移民的境况。另一方面，让移民能更好理解本地居民的想法。这样同样可以让人们更近距离地走近移民群体（这些做法在英国取得很大的成功）。在卡塔鲁尼亚，人们借助简单活动，一场足球比赛等等方式来拉近两个群体间距离。然而我们也不要忘了：在瑞士，那些移民VS本地居民的足球赛，或者“文化交流日”曾经也经历了一段痛苦的回忆

—在欧洲范围内，组织一次开放式的南北对话。

### 3. “移民参与”方法

这主要是指移民该如何考虑、决定及行动。

#### - 西班牙

在西班牙，准确点说是在马德里，就成立了一个移民协会，该协会目前参与了移民论坛的讨论。另一个例子，CEPAIM，它率先开发了一个与茨冈居民一道帮助马德里贫穷街区移民的活动。

在巴黎，中国移民协会通常是由一些商人或上世纪70年代移民组成的地方性协会。与中国餐馆的情况相似，只有在移民群体中出现了挑衅行为时，这一协会才出面解决。他们的活动更看重的是事后解决问题而不是事先参与。我们同样可以看到北非移民的情况，移民的第三代子女一般不愿意加入移民社团因为他们已经不再视自己为移民。这种状态不得不让人们质疑：到底有哪些移民协会？他们的亮点在哪？

#### - 瑞士

在瑞士，Appartenance研究出一种方法，那就是“移民参与”方法。在沃州，公共健康机构观察到一个现象：移民妇女比瑞士本地妇女的流产率更高。原因是移民妇女没有足够的避孕措施。

#### - 英国

在英国，人们常提起的例子便是中国移民安置委员会。这一委员会成立于2008年1月。旨在消除中国移民群体的担忧，并要求政治决策者实行一些切实可行的政策调整。在英国，日益严格的移民政策给中国移民生活造成了威胁，中国移民认为英国的这些政策事实上带有敌对性和歧视性。而随着中国人的商店被攻击的次数增加，中国移民群体的成员变得更加团结，他们希望发出自己的声音。为了能对抗人们对他们家庭餐饮生意（中国经济的支撑）造成的破坏以及对他们家庭造成的伤害，他们组织起来迫使政府调整移民政策。以民间组织和团体代表的名义，他们列举了中国移民的商业活动在英国经济中的贡献，最终

他们成功获得了英国政府的支持，英国政府因此改变了其移民政策。他们还成功建立了一个平台以便与决策者更好地沟通。

#### - 匈牙利

匈牙利缺乏一个可以行动起来为不同的种族捍卫他们自身利益的联合协会。这就造成了移民不可能组织一些强有力的、有代表性的行动。移民一般住在贫困街区。那里存在分隔与隔离。在匈牙利，UNHCR的活动目前已成为分析与评估的对象。

在西班牙，人们的生活态度是“住在哪，选举在哪”，然而在法国居民的态度则是“住在哪，工作哪，呆在哪”

语言的学习是很关键的。当移民有了语言上的支持，他们就能更好地参与到社会生活。但光学习本地语言是远远不够的，移民孩子还必须学好自己的母语以便能与母国保持联系。

### 5. 中欧面对的共同问题

即使中欧形势间存在很大的差异，但两者之间还是有很大的共同之处。

#### 基本的差异

在中国，移民往往是内向性的，这和农村人口的大量流失有关。大批农村人口涌入城市的现象是最近几十年才出现的，可追溯到70年代末的开始的经济改革。

#### 相似之处

和欧盟其他国家一样，中国政府在迁徙过程中扮演这非常重要的角色：他根据经济目的鼓励或者遏制着人口的移动。中国政府控制农村人口向城市移民的方法之一就是户口，这一登记体系是上世纪50年代建成的，这一体系把农村人口和城市人口严格地区分开来，城市人口享有农村人口不能享受的权利。

80年代起，在经济改革之后，这一体系开始松动，这就让农村人口可以进入城市工作。尽管这样，他们还是不能获得长久居留证。他们的身份是和他们工作（往往是短期的）联系在一起的。境况因此并不是很好。他们在住房，教育及健康等方面几乎不享有任何权利。

户口的存在让这些移民只能选择那些城里人不想干的脏、累、差行业，如建筑、工厂、保洁、餐饮及家政服务行业

这一体系让人想起直至2002年在瑞士还生效的季节工签证，这一签证的存在，让瑞士周边国家的外来移民有可能进入瑞士工作，他们一般在一些急需廉价劳动力的行业工作（如建筑、工厂、餐饮、农业等行业），居留时间为9个月。这一签证限制了外来移民的行动，他们无权租房（只能聚集在棚屋），不能家庭团聚而且不得不接受在瑞士工作期间雇主的变卦。上世纪60年代，那些不顾法律禁止而把子女带来瑞士的外来务工人员不得不把孩子们偷偷藏起来，为了不让自己的子女被遣送或被送到孤儿院。移民子女的教育权利一直到了上世纪90年代才被许可。

#### 住房

出于房租便宜考虑这些移民大都住在大城市郊区，但往往是住在破乱差的建筑里，甚至还有些人住

在窝棚里。没有城市户口使得他们不能找到更好的住处，然而城市人口则享有住房补助，这些移民本来赚钱不多，但却必须把他们的工资的大部分（多至 50%）用于住房。这些在工厂里的移民可以在雇主提供的宿舍里居住（而租金是从他的工资里直接扣留的）但宿舍里人口较多，生活条件和卫生条件很差）。

健康：

鉴于外来务工人员只持有所在城市的暂时居留证，因此不在城市健康体系覆盖范围内，所以他们既无法参与私人疾病保险，也无法直接支付近些年来连续攀升的医疗费用。这就解释了为什么移民群体是最易感染上 传染性疾病（如艾滋病病毒）、禽流感及肝炎的群体之一。

教育：

尽管中国的法律保证所有公民享有 9 年义务教育权利，但直至 1 9 9 6 年，大部分外来务工人员子女都没能被城市公立学校接纳，因为受教育权过去一直是和户口所在地挂钩的，也就是说他们从哪里来就在哪里接受教育。鉴于很难让自己的子女在城市里获得受教育权及健康保障权，这些外来务工人员父母被迫将自己的孩子们留在老家，将他们托付给自己的亲属或家人，据 2 0 0 5 年的数据显示，两千三百万的儿童被迫和他们的父母分居两地。

1996 年，一些针对外来务工人员的私立学校开始出现，然而这些学校的毕业文凭往往不被国家承认，并且在这些学校里就读不一定可以考上大学。因为他们一般只能根据户口所在地报考当地大学。

### 外来务工人员权利的保障

如何保障外来务工人员的权利是当前最大的一个问题，2007 年出台、2008 年执行的有关保护农民工权利的法律试图关注解决该问题，但在执行过程特别是在地方层面上却遇到很大的困难。

另外，地方权力机构，当地企业及工会之间存在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更何况外来务工人员本身对这些理应保护他们权利的工会就不信任。

至于律师方面的努力，它确实存在。但目前已经有 500 名律师已被关在监狱里，他们的律师从业执照（每年更新一次）已被吊销或正在被吊销。因为他们曾经为丢掉工作的外来务工人员争取过权利。在深圳，市政府曾出台了相关措施帮助外来务工人员，但这些雇主马上就动用了钱或关系逃脱责任。

在农村地区招工是通过一些中介机构、社会关系或者自荐方式进行，这与欧洲的东-西运动有些相似。

### 歧视

和欧洲很多国家情况一样。在中国也有相当一部分的外来务工人员，这些人或多或少遭遇过城市人口的敌意，因为后者认为农村人口的大量涌入威胁到他们的生活。

### 在中国迁徙过程中女性扮演的角色

在中华人民共和国里，女性过去总是不断迁徙，但主要是从一村向另一村的迁移，或者是因为出嫁原因，或者是尾随他们的丈夫奔走各地。改革开放后，妇女的迁徙转向大城市，她们中的大部分人都比较年轻（大约在 15-30 岁之间）。他们离开村子是希望能找到一份工作，一份可以给她们自己或者她们亲人带去更好前程的工作。但也常有姐姐或妹妹出门打工为了给兄弟挣学费的情况。

一般来讲，女性一般从事的领域是一些服务部门、餐饮行业、性服务行业及家政行业。

在以上提到的所有女性迁徙的原因中，经济动机是占主要的，但却不是唯一的因素，她们也希望能出嫁前去看看外面的世界，提高自身的修养，并且在返乡后有更大的自由。

### 其他一些特别现象

迁徙属个人行为，也就是说，一个家庭中只有很少的人会外出打工，并且即使打工在外，他们还是会和那些留在老家的父母亲人保持紧密的联系。

中国地方文化是很重要的，但这并不能阻止迁徙的进行，特别是中国社会近些年来出现的城乡一体化运动，更加促进了这一运动向前发展。

## III) 接下来的步骤

### 1. 外来务工人员工作组的构成及所起的作用

我们中间的每一个人都已经给出了自己感兴趣的研究领域以及七月份工作安排。Maria Omodeo, Roberto Pecorale 还有 Elisabeth Allès, 他们可能七月份的时候早已在中国。

一些登记表及实践资料正在准备发往西班牙，法国，意大利，瑞士等国

Nazek Ramadan 主讲工人的权利，综述英国的现状，强调与政府即决策者的对话的意义。在另一个记录中，Nazek 提醒人们在讨论进行过程中，要充分利用茶修时间或非正式场合，以便达到更好地交流效果。

Andras Kovatz 将谈及欧洲范围内的移民状况及发展趋势。在他的谈话中，还会涉及到文化介质的概念（他本人曾在一个信仰共产主义社会的国家有过一段生活经历）

Teresa Crespo 将和西班牙其他出席会议的代表一道准备一份西班牙的移民资料，这一资料主要谈及地区间的差异，特别关注妇女在移民过程中扮演的角色及教育在这中间的作用。

Isabel Eiriz 将重点讲述非职业教育、健康、机构与集体之间的方法论。她建议发展一系列的概念如团体协同工作、调解方法论、摩擦空间（待细化的概念），她同时提出要分享一切好的差的经验，甚至最严重的失误也要与大家一道分析。

Isabel Eiriz 及 Maria Cardines 将一道寻找瑞士方面其他可能的合作者，Maria Cardines 将帮助他们与中国方面取得联系。

Maria Omodeo 建议研究移民过程中的妇女角色、学校及内部迁徙问题。她将与罗马的 Nicoletta 取得联系，并把这些思考融入到意大利南部城市（萨莱诺，纳普勒斯等地）的实际情况中。

Roberto Pecorale 主讲教育一块。

Elisabeth Allès 将从司法角度研究工人的就业及权利问题：在小组讨论会上有中国的法学界代表吗？

Céline Dumont 将谈论教育问题同时协调讨论组的工作。和 Elisabeth Allès, 一道，她们将就法国的现状做一些总结。

Bruno René-Bazin 主要负责协调该小组的讨论活动。

## 2. 与中国代表一起待辩论的问题与主题

1. 如何与中国人进行切实有效的对话?

2. 欧洲社会如何帮助外来务工人员组织起来,或者说外来务工人员如何自我组织起来?

3. 司法与权利问题:现状如何?(社会制度化实践情况?外来务工人员的自我组织情况?如何在外来人口及本地居民之间搭建一个对话平台?)?如何改变这一现状?

4. 权利平等: 在中国代表面对面讨论时如何更加清楚表达自己的想法?外来务工人员协会的动机是什么?这些工人怎样才能自我组织起来?(因为他们权利的缩小同样也关系到全国人民权利的缩减)

## IV) 几点建议

——把两个讨论组的主题都放在欧盟的大背景下进行分析

——指定一个小组,专门研究欧洲的现状(返回指令以及法国想保留的其他指令:如2010年3月贝松法律草案等)。

——与欧洲移民局合作

——专业术语问题:不要把与“利益集团”进行“斗争”的说法放在形容与政府的协调工作上,而要用“改善外来务工人员的经济状况”的表达方式,不要使用带有个人判断的“标准”一词,而更多使用“成功经验”。

——鉴于欧洲和中国地区层面已经建立了友好关系,而在欧洲负责移民事务的也是这些地区。所以有必要从这点着手进行思考。

——邀请一名中国政府代表或一名专家阐述中国方面的观点。

——邀请一些在欧洲的中国协会代表参加会议,安排一些会议之外的活动或参观旅游等,以便更创造一个“真正”的交流机会。

## V) 日程表

--香港全体大会:2010.7.12-14:

--工作小组会议:8号至11号工人工作小组人员名单确定前的一个星期举行。

--论坛承担每个讨论组的欧洲旅游费用,两个小组总共10人(外来务工工作小组及教育小组)。中国合作方可以接待2个小组,每个小组10人,共20人)。

--五月与会者最后名单确认

## VI) 关键词

“欧洲，城堡还是漏斗？”

“摩擦”

团结的目标是争取权利

地方选举权

欧洲关注的不是差异而是多样化。

## VII) 未来事宜

- 1.通过邮件方式，中欧双方互换研究结果与相关资料。
2. 对文献进行综述，以便留足翻译的时间。
3. 把向中国代表提出的问题整理一下寄给Eglantine 及 Alexandre.
- 4.把参加会议的相关人员、网络、机构或基金会的清单以及 2010 年双年会的财政资助情况交给 Eglantine et à Alexandre.

与会人员名单

国家	姓名	协会	简介
Espagne 西班牙	Mikel Araguás	Acoge – Andalucía 安达卢西亚 Acoge	<p>Secrétaire général de Andalucía Acoge. 安达卢西亚 Acoge 协会会长</p> <p>安达卢西亚 Acoge 协会不以赢利为目的，是个无党派、非宗教的组织。1991 年成立，旨在为移民过程中出现的问题提供一个更加切实有效的答案。它由分布在 Andalousie 及 Melilla 的 9 个分协会组成。</p> <p>Andalucía Acoge 试图以一种有组织的，有意识的方式，在多样化文化背景下，实现全球司法的理想。在这理想的背后，存在着个人和社会的概念，这一概念首先考虑到的是人类的尊严。这就意味着必须要成功了解到所有个体所属的文化也不要忘记了社会成员的个人属性。</p> <p>我们知道，移民现象是 21 世纪社会最重要的特征之一。鉴于此，建立一个我们相信的另外的世界确实是我们目前的首要任务。</p>

国家	姓名	协会	简介
西班牙	Rosalia Guntin	Consortio de Entidades Para la Acción Integral con Migrantes (CEPAIM)	西班牙 CEPAIM 协会会长
西班牙	Teresa Crespo	Fundacio Fias	FCAS 协会代表。该协会是加泰隆地区的一个社会行动基金会。宗旨：人口融合问题（继失业问题后的又一问题）。也是 EAPN 加泰隆支部。
西班牙	Graciela Malgesini	EAPN	EAPN 农村地区移民问题研究人员
法国	Céline Dumont	CIMADE	语言教师及语言学者。目前已退休，她和支持法国接纳移民的 C I M A D E 组织以及在巴黎的移民一道共同捍卫移民权利。
法国	Elisabeth Allès	EHESS	研究员，主要研究与中国相关的问题，特别关注在中国的穆斯林少数民族。法国现当代中国问题研究中心主任，研究范围还包括法国无证移民问题。
法国	Bruno René-Bazin	CLARA	CLARA 委员会主席
匈牙利	Andras Kovatz	HAPN	15 年来一直在无政府组织任职，同时为匈牙利移民部提供移民政策指导。欧盟反贫穷网匈牙利分支代表。
意大利	Maria Omodeo	COSPE	在 C O S P E 就职，该组织系国际无政府组织，它与三十多个国家都建立了伙伴关系。与中国方面的联系自 1994 年就已经存在（这一联系包括在意大利的大部分中国移民的来源省份）。办公在 TOSCANE，它特别关注

国家	姓名	协会	简介
			中国的移民子女语言学习问题。职责：组织年轻移民间的交流活动；支持中国移民协会；建立了一个远距离在线平台（特别是翻译方面）详见： <a href="http://www.crocusproject.net">www.crocusproject.net</a> .
意大利	Roberto Pecorale	Comuni di Barge e Bagnolo Piemonte	学者及教师。主要关注移民及农村问题。
瑞士	Isabelle Eiriz	APPARTENANCE	社会心理学家，1994年以来一直为洛桑的 Appartenance 协会工作。该协会是个交流、培训的场所，心里疗法咨询中心（战争创伤）。协会还拥有个翻译网（支持 50 种语言）